

腊月的村庄

□ 刘明礼

“腊月年光如激浪，冻云欲折寒根向”。腊月，是一年中寒冷的时候，也是庄稼人最闲适的时光。地里没活了，游子回村了，学校也放假了，家家团圆，户户迎新。在喜气洋洋中，人们就要迎来一年之中最重要的节日——春节。

晨光微启，沉睡的村庄在雄鸡的啼鸣中醒来。伴随着卖豆腐的梆子声，一扇扇大铁门“吱扭扭”打开，道道炊烟缓缓升起，袅袅的、直直的，映衬着苍茫的碧空。

腊月的天气大多晴好，明朗的天空挂着大大的太阳。吃罢早饭，年轻人纷纷出门去务工，老人们提着蒲团走出屋子，在家门口晒着太阳。身后的院子里、房顶上、屋檐下，黄澄澄的玉米码放得整整齐齐，窗棂上一串串辣椒红艳似火。鸡悠闲地觅食，狗伸着懒腰，猫调皮地蹿来蹿去。腊月的村庄，静谧而安详。

一进腊月门，家里的老母亲就将空

了近一年的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棉被絮上了新弹的棉花，晒了又晒。阳光被裹在了里面，印花面、纯棉里儿的大被子又松又软。老父亲没事就溜达到村口，约好了似的在那儿和三五个老汉斗嘴聊天，时不时偷偷朝大路尽头瞥上一眼，眼神中流露着无言的期盼。腊月，牵动的不仅仅是家人的思念，更牵动着游子的乡愁。对于身处他乡的人来说，曾经养育他的村落，永远是珍藏于内心深处地图上最温情的圆点。无论距离多远、事情多忙、路途多艰辛，过年也一定要回去的。

喝过腊八粥，村里的气氛明显有些不同了，原本冷清的街道渐渐热闹起来。外面的人，从四面八方陆陆续续朝家的方向归来。一辆出租车开进村庄，停在了巷口。车上闪出一位汉子，他背起鼓鼓囊囊的蛇皮袋，提着大大的行李箱，嘴里呼着热气，风尘仆仆却又异常兴奋。见到熟人忙不迭打个招呼，脚下却没停下的意思，迈

出的大步腾腾有力。

大门“吱扭”一响，正在院里玩耍的孩子猛然抬头，看到是自己父亲。先是一愣怔，接着笑逐颜开，像欢快的小鸟一样跑上前去，高兴地喊着“爸爸，爸爸”，又扭头朝屋子里喊：“妈，我爸回来啦！”孩子妈早就听见了，不知怎的脸上刹时竟泛起了红晕，心也怦怦直跳。她拍拍手上的面，满面春风地从厨房出来，接过丈夫的行礼，倒上一杯早已泡好的热茶，柔声细语地说：“饿了吧，我这就去给你煮饺子。”父亲从皮箱里拿出给孩子买的玩具，塞给他一把糖果。孩子接到手里，眨眼不见了人影。他跑到街上，和小伙伴们显摆去了。

乡村的腊月，好日子显得也比平时多，村里人更愿意选在腊月为儿女办婚事。又娶媳妇又过年，可谓双喜临门。村东头，迎亲的车队上了路；村西头，送亲的队伍出了门。新娘的一袭红衣，把农家的日子晕染得更加红火。

如果把岁月比喻为一支点燃的蜡烛，不经意间，30天的腊月就快烧到了尽头。“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糊窗户；二十六，炖大肉……”村里人踏着年的节奏，乐呵呵地忙碌着。煮肉、卤鸡，炸豆腐、炸丸子，蒸馒头、蒸年糕……腊月的村庄，氤氲在浓浓的香味之中，浸染在年节的喜庆里。

大年三十是腊月的最后一天，也是压轴的大戏。大人孩子都换上了新衣。男人们净水泼院，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主妇们开始和面制馅，做着饺子的准备。孩子们则跑到街上尽情地玩耍。吃过早饭，一家老少齐上阵，贴窗花、贴春联、贴福字、挂灯笼、布彩灯。电视里播放着往年的春晚，音响里流淌出《好日子》和《欢乐中国年》，年味要多足有多足。

不知不觉就到了午夜时分。新春来到，村庄的腊月，随之被裹进了岁月的年轮……



清晨 (外一首)

□ 罗裳

田埂上，挤满霜花
两边的草木
仿佛往后挪了挪

麦苗出泥两寸
在稻草人的守护下
朝天空赶路

昨夜盛开的月光，结出
晶莹的露珠
散发着岁月的幽香

远处，柿子踩着风拾级而上
把乡村生活的甜
一步步，引向高处

屋顶上，炊烟淡去
地里的人知道
早餐，已经备好

纤尘不染的晨曦里
我青菜一样宁静，倾听着
大地的心跳

霜花

对故乡的描述
从一朵霜花的守望开始
说出心中的秘语

霜花，打开黎明的门
村庄的一天
缓缓开启

要经过多少苦寒和沧桑
霜花，才能借来星辰的光亮
和露珠的心跳

霜花烂漫，斜插在
枯草的鬓角
点缀了萧瑟的季节

循着阳光的方向
霜花，挤进大地的梦里
滋养泥土里的根须

霜花呵，多像我乡下的母亲
满头白发
依旧在农谚里耕耘着节气



红叶霜花 储国安 摄

寻找年味

□ 王玉初

汉字的含义实在是丰富。“味”有六“义”：一作味道来解，苦辣酸甜咸如是也；二作气味来说，鼻子嗅到的味儿，或香、或臭，或腥等；三作某种菜肴，如腊味、山珍海味；四作意味来用，难以描绘，却叫人念念不忘；五作体味之义，意指辨别味道之意；六作中药中的量词，如此药由八味名贵中药材炼制而成。

那么，年味之“味”作何解？想来，除了中药中的量词之外，其他五“义”兼而有之。

过年，最重要的往往是那顿年夜饭。大江南北，各地的饮食习俗不同，年夜饭的主打菜也各不相同。但相同的是，家家户户都极愿意花时间与心思来烹饪这顿丰盛的饭菜，不会没有丝毫的马虎，定要把味道调和得全桌的人都可取其所需，都惊叹叫好。久而久之，这股味道会被定格为“妈妈的味道”或“家的味道”，长在了孩子们的味蕾上，深深地印在家人心里。日后，无论你走得多远，都能寻着这股味道找到回家的路。

有人说，年味就是妈妈灶头升腾起的气味。那股味道很实，有小鸡炖香菇的香气、有瓦罐煲墨鱼的海腥味，有大火大油爆炒的油烟味……在我的记忆里，年味还有打年糕的一身汗味，有炒花生的香味，有熬麦芽糖烧树桩的柴火味，有随着“噼”地一声响炸开的爆米花甜味……社会在发展，老百姓餐桌上

的花样也变得越发丰富，儿时的一些气味慢慢在消失，却也会增添新的芳香气息。记得，这几年，年夜饭的桌上都端出一碟妈妈腌制的臭豆腐，还是最受欢迎的味儿。

曾经，时间很慢，年味也很长。一进腊月，家家户户多少要腌制一些腌肉、咸鱼、制作一些香肠。腌好后，趁着腊月晴好的天气，晒得滋滋冒油，孩子们在旁边恨不得咬上两口。年未至，年味却早早地到来了。以前，一个腊猪头，要管一个正月的来人请客。如今，腊味一年四季都有，有人的冰箱里还冻着一年的腊味。腊味悠悠，最难忘母亲做的腊猪蹄炖干萝卜片。可随着健康理念的的生长，腊味慢慢地从主角退转成了配角，是年味的一个预告，但只是年味的点缀。腊味，见证了时代的变迁。

年味，到底在哪里？在味蕾上，在鼻腔里，在一桌桌的年夜饭里。其实，它更在每个人的心里。一年奔忙之后，稍作停息，坐下来，或围炉烤火，或端起酒杯，回想一年的过往：孩子在学习中获得成长；年轻人在奋斗中认识了新世界，收获了友情、爱情；中年人在忙碌中演好自己的角色，尽好自己的责任；老年人在静好岁月里恬静地生活着，感叹世界变化得大大、太快。这就是团圆，是一种最朴素的幸福，最美的年味，叫人念念不忘。

犹忆母亲的腊八饭

□ 薛国英

“清晨闻鸡起，灶台蒸汽腾。五谷配料齐，一锅相思烩。离别十余载，心中怅然泪。及至复做粥，娘味不相留。”

那天放学一回到家，我大声喊道，妈，我饿啦，饭熟啦没有？

姐姐说，妈正在做好吃的饭呢，你先出去玩一会，等一会好了，我叫你。

我心说，能有啥好吃的，不过就是玉米面坨坨和煮酸菜嘛。不过，我还是幻想着真的会有好吃的等着我呢。

我欢欢喜喜地跑到二狗家，找他玩去。男生在一块，不过是打三角板，它是用旧烟盒编成的。一方把三角板平放在地上，并用脚在上面踩上两脚，使对方用三角板不好打翻它。倘若运气好，就可以把对方手里的三角板全部赢过来。

正玩得起劲，忽听得大姐叫我回家吃饭，我说稍等一会，大姐说，妈做好饭，你不吃就没有了。本来，二狗的三角板已经被我赢得快完了。可是母亲做的香饭等着我呢，尽管恋恋不舍，尽管很想把二狗的三角板给全赢过来，毕竟没有母亲香饭的诱惑力大啊！

我满头满脸是汗水，母亲嗔怪道，还不赶紧把脸洗了，好吃饭。

我已经闻到今天特有的饭香，与往日截然不同。我忙忙地擦了一下脸，就跑到饭桌前。

哇，好香啊！

桌子上摆放着洋瓷碗，里面盛着窄窄的白面条，还有切成碎块的白萝卜、红萝卜、豆腐，还有小米、红枣、花生仁、白豆、豇豆、海带丝。

单纯一碗大杂烩，闻起来好香，吃起来好吃。

我往碗里调了些辣椒面，色香味俱全更让人馋涎欲滴。

平时吃饭，大家有说有笑，可是这天，没有一个人说话，生怕自己说话当儿，饭被别人抢走似的。我闷头闷脑地有滋有味地吃着，今天的饭真香啊，而且有嚼头。它是我生平第一次感觉最好吃的饭！

吃完一碗饭，我眼巴巴看着锅台，母亲笑眯眯地说，今天每人可以吃两碗，慢慢吃，不要急。

吃完饭，大姐告诉我说，今天是腊八节，母亲给我们做的饭，叫腊八饭。

我是第一次听说有这么一个节日，还有腊八饭这个好听的名字，更有这么香的腊八饭啊！

下午，我到学校后，偷偷告诉二狗，今天我吃了腊八饭，很香很好吃。谁知，二狗一脸不屑的样子说，今天腊八，每家人都吃腊八饭呢，哈哈，傻瓜。我听后，并没有因为二狗的挖苦而生气，我激动自己在这一天竟吃上了有生以来最好吃的腊八饭。

以后的每年腊八这一天，母亲都会给我们一家人做腊八饭吃。

后来的某一天，大姐把那年母亲做腊八饭的惊天秘密说了出来。母亲为了给一家人做腊八饭，是找左邻右舍借了白面和豆腐的，可是，母亲却守口如瓶，大姐也是从她一位好姐妹那儿知晓这一情况的。

母亲去世后，哥哥姐姐都相继成家，全家人再也没有围着锅头吃香喷喷的腊八饭了。

每年的腊八节，妻子也会做一锅腊八饭，尽管食材比老早之前好了不知多少，尽管做饭的程序和以前一摸一样，尽管……我还是十分怀念母亲做的腊八饭。

走进村庄

□ 丁宇

走进村庄的瞬间
疲惫的灯光相继熄灭
一如被夜色尘封的秘密
在睡梦中成为喃喃自语

走进村庄的瞬间
脚步的节奏被犬吠打乱
一如淅淅沥沥的雨声
掩饰了所有的鸟语虫鸣

走进村庄的瞬间
弯曲的小路被延续成一根线
一头系在故乡的老屋
一头系在按捺不住的心跳

走进村庄的瞬间
矮墙上悬挂的高粱和辣椒
仿佛是一团燃烧的火焰
点燃游子落叶归根的乡愁